

散文二十六篇

散文二十六篇

阿 凤 著

阿 凤 著

33
7170

出
版
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散文二十六篇

阿 凤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8 印张 69,000字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10039·185

定价(8)三角四分

散文之艺术

阿 鳳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作者阿凤是一位火車司炉。这本集子里收集了二十六篇散文，都是从作者六年來所寫的一百多篇散文中選出來的。作品的題材比較廣泛，描寫了司機們的勞動生活和家庭生活，流露出對新社會、新生活無限的愛。

封面設計：林繼勛

原
书
缺
页

3-4

目 次

擦車·····	7
學習檢修·····	15
在列車行進中·····	26
入隊式·····	31
挑戰·····	37
悼念趙文秀同志·····	44
五一的壁報·····	49
食堂里·····	55
慰問袋·····	58
鞋·····	61
老趙這一家·····	65
表妹·····	69
入隊·····	74
牙刷·····	77
過年·····	81
大嫂·····	83
星期日的早晨·····	92

主婦的話·····	95
晚涼時分·····	97
早點·····	99
升學·····	101
電車通車了·····	104
修房子·····	106
妻·····	108
大娘·····	111
“忘不了我們”·····	115
我是怎樣學習寫作的·····	118

附 錄

一個火車司爐的散文

——阿風的二十六篇散文讀后感·····蕭也牧 123

擦 車

列車過了北站的新開河鐵橋，寧園夜間輝煌的燈火都沒引起張大車的注意。他只略微看了看天橋下的電鐘，是不是時間跟自己的懷表一樣。列車通過北站，又通過東站的兩座天橋，一直到了下九股的貨物列車到達綫，張大車提到嗓子眼的那顆心，才算“撲通”放下來。

車搞了鉤，誘導員把機車領回機務段，張大車就跟着伙計們回到運轉室交了運轉報告，剛想到洗臉房洗洗臉，司機長老楊跑來了，對他們說：“你們先洗臉去，我趁這時候去找老陳，咱們來個碰頭會。”

沒一會，碰頭會就開完了。會上解決了兩件事：一件是包車組全體明天參加洗爐掏水鏽，第二件是要澈底把車擦一擦。因為這些日子總是在循環運轉，車常常不在家。並且這些日子又老颳大黃風，跑趟車不但人身上臉上塗了一層黑煤末子和黃沙土，機車黑亮的大軀干也像蒙上了一層黃紗。可是雙管齊下又要掏水鏽，又要干點松松緊緊的零碎活，填個扒根調整個斜鍵甚么的，又要擦車，這就有点抓不開！

抓不開怎麼辦呢？1875那組車現在入廠，他們正在段上

跟裝修的工友們學習檢修技術，人倒有空，請他們來倆人幫幫忙倒不致吃碰。可是人家也打算響應上級号召，在紅五月前學會乙丙檢。司機長咬着嘴唇，抓了抓頭髮，招着指頭左算右算，最後還是決定由自己小組設法克服困難。小李這時想了想，提出建議：“要不明天讓我那口子來，回頭我路過老趙家里，讓他老婆也來。這兩天老趙丈母娘看姑娘來了，家里有人做飯看孩子，老趙家里可以出來。倆女的還頂不上個男的嗎？”

司機長估摸了估摸說：“再有一個半個幫幫手就施展開了。我老疑心煙管沒准堵了幾根，最好抽出個人來幫助通通，弄徹底點！”

張大車這時竟不知道從哪里來股勁，冒冒失失的說了句：“我讓我的老婆也來，幫助擦擦樓子、水櫃甚么的！”

大家聽了一怔。原來張大車的太太是有名的保守分子，除了張大車跟他孩子外，她沒注意過別人，也沒被別人注意過。她那窄小的心房似乎已經讓那些陳谷子爛芝麻淤塞了，就憑張大車兩片笨嘴皮子，能把他那十八世紀的太太的腦袋開了竅？

張大車哪里來的這股勁呢？一來是周圍新的事物變化使他的腦筋有點轉彎，為小組的成績好，為小組這台車說哪兒有哪兒。把車弄的呱呱叫，大伙兒瞧這台車，就好像翻了身的農民瞧着自己新买的精壯的黃牛似的，處處經心、留意，希望把車保養成一條鉄牛。小李老趙老婆時常來段幫助過擦車。自己家里沒小孩，就一個半大小子也上六年級了，學校遠上午飯

不在家吃。老婆本来在家挺閑在，来段上帮助擦擦車又有甚么关系呢？就說为自己也应该呀？應該是應該，可就是張大車沒把他太太的保守跟封建勁打入預算。

所以說完大家一怔神，对他一看，他也有点犯嘀咕，直盤算，可是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，怎么能說了不算！

張大車豁出来了，接着說：“我动员动员她，也許有把握！”小李笑笑：“打开你府上那座頑固堡壘呀？除非……”張大車着了急，盯着問：“除非怎么样，除非太陽从西边出来？”小李开玩笑的說：“不是那个，我說打开你家里那座頑固堡壘除非你矮半截！”張大車一听沒好話，搶兩步伸出手来就要抓小李。小李一边躲开，一边笑着說：“矮半截是跪放呀？打仗那有站着放槍的呀？”惹的大伙都瞅着張大車笑了。

張大車自己也打趣的說：“只要她来，就是矮半截那又有甚么关系？我为难着窄是为了咱們这台車呀！”

可是，当張大車提着飯盒子背着小帆布包回家时，心里可像鍋炉里的水翻着花，一边走着一边回想着他那又辛酸又愉快的往事：

談到擦車，張大車可算老手了，干鉄路一上班就擦車，整整擦了七年。他有把擦車用的括刀，至今还明光蹭亮的存在家里当作紀念。这七年，也使老实厚道的張大車，学会怎样要滑取巧了。

張大車一上班不知道是人家欺生，还是擦車的有这么一个老傳統，剛擦車那兩年，冬天哪，派你擦水櫃、擦車底。到了夏天可熬的擦水櫃涼快哪，头兒又叫你擦大幫。太陽晒的腦

袋直發量，这还不要紧，踩着的踏板又是鉄的，太陽晒的燙得站不住脚。慢慢張大車对擦車总算有了經驗了，天冷，擦鍋皮。天热，擦水櫃。輪子車架車底不好擦也不显活，水櫃大鍋显活。車底樓子可以磨洋工：車底是外面有人不容易看到里头，藏在車底可以看得見外面；樓子里又高又有窗戶，可以了望，头兒来就动手，不来就磨时候。这是擦車的理論，擦車經驗的結晶。当然，这是給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干活时候的事。

張大車擦了七年車，看了一年火，又在給油室澆了大半年油，这才上車当小燒(學習司炉)。以后升大燒(司炉)，先跑貨車，或是倒站，以后才上的慢票特快。这又是五年！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升了學習司机，后来升了司机，这才算脫离了鐵把，摸上三大件^①。多年的媳如熬成了婆，多年的大道踏成了河，好容易当上大車哪。

解放了沒兩月实行了“乘务負責制”，三班九个人包一台車。三班包个車也不錯，总使喚一台車也摸的准它，哪松哪紧哪坏哪漏也願意拾掇。可是，只一件事不願意，就是不論大車也好，伙計也好，每个乘务員都要擦車！

新的生活开始了，每个包車組的乘务員擦自己的車，成了他們本心所需要的事，为了擦車，他們从工資里抽出一部分錢，买破布，草繩子，火油，灰鉛粉，擦銅油……。有人撈了河里的河藻，晒个半干用来当擦車的棉絲。有的組發現用旧橡皮鞋的海綿底擦車幫最好，有的組發現了用大刷子刷鍋皮显

① 三大件就是汽門、手把和大小閘。一个管开关蒸汽，一个管機車前后走，一个管列車跟機車制动的。

得干淨。段上工会立时在大字报上表揚了这些事。

張大車起初擦車是敷衍，是怕段長主任的檢查，是受了司機長跟伙伴的催促，只好到段上应应景，省得飯碗子乱顛，“这年月时兴这个嘛！”張大車也只好避避委屈适合潮流。当真擦起車来，他也不过擦擦楼子里的銅活小零件，或是弄个大連桿子磨起来，擦車底，擦大鍋，当然是伙計們的事。擦車分出了等級，总算是維持了大車的起碼面子。

然而别的司機們，連司機長指導司機都在內，越来越把“司機的尊嚴”不当回子事了，就按張大車这組說吧，司機長老楊那回擦車都爭着擦車底車架，哪髒哪不好擦搶着擦哪。別人也都搶着干費勁的活，擦完了自己的活还自动帮助别人擦。他們每次总是把比較不髒不累的活分給張大車。起初張大車也受之無愧，甚至还覺得“你們不必跟我玩这一套，活該！”可是日子長了，一組九个人老覺得自己和人家不一样，全組的人有說有笑的，自己总觉得和大伙不是一路，孤立，不合群。总想找辭兒退出这个小組，拆班，可是又真抓不住說辭。不要說擦車，就是燒火，喊信号，清炉給油，平煤，写报單，哪样讓張大車操过心？大燒有时批評小燒，給小燒提意見。可是有时又挺照顧小燒像他弟弟似的，常自动給小燒挖好煤，教給他怎么投煤。小燒呢，碰上大燒打盹或是不喊信号，也給大燒提意見，不像过去看見了也不說。他們倆也常对張大車說：“我們倆的活哪干的不到家，張大車你是老經驗，可說話呀！”

張大車也慢慢覺得自己这“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顧个人”的作風沒味，不痛快，总沒有他們生活得那样有生气，有勁头，有

希望……总想有一天也和他們在一起。可是，总覺有一幅無形的幔帳隔着似的。終于，前兩天他和司機長老楊，指導司機老崔，搞工会老陳痛痛快快的談了一次話，今天竟也說出要帶自己的女人來段上擦車的話來。

家屬婦女來段上擦車，開頭還算是新聞，博得人們的讚嘆，惹得好奇的人們去看看，現在已經是見慣的事了。家屬婦女們一邊擦着車，一邊埋怨自己的丈夫兒子兄弟們，為甚么平常不抽空捎帶着擦了，非要攢起來一次擦，這多費事呵！一面也體會出自己的丈夫兒子們，當初整年整月干這勾當，一手拿着括刀，一手提着石鹼水或煤油，夾着點破布草繩子，不論在三九三伏天，也不管風風雨雨，整天圍着這大東西轉，也真是够噲。

張大車回到家裏的時候，電燈把屋子裏的陳設照得很整潔明亮，張大車的兒子吃了飯，到隔壁他們那小組長家裏去說是甚么“集體溫課”去了。張大奶奶在屋裏悶的慌，正打開無線電聽職工新聞呢。張大奶奶這些日子聽無線電聽的上了癮，這也是因為張大車父子這些日子在家呆不住的緣故。張大車除了吃飯睡覺，總想往段上跑。張大車的兒子下了課，也老是不回家，練腰鼓練洋號，就連溫習功課也常實行集體復習。串個門子吧，張大奶奶一來不大慣，二來家裏也沒人看家，並且又是睜眼瞎子，不認得字，所以只好打開無線電聽。起初只听听相聲大鼓河南墜子，後來碰巧也听听職工生活職工新聞，知道了工人們還鬧的挺歡，有時也有機務段的新聞，那台機車走了八萬安全公里哪，那台機車受了獎勵表揚啦，張大

奶奶对职工新聞也漸漸听上了癮，常問張大車：“怎么你們这台車的事不上电台呀？”問的張大車也支支吾吾地答不上來。

不知不覺的，一縷新鮮的空氣拥进張大奶奶那陈腐窄小的心房，从现实日常生活中，她也感覺出解放前后不同的味道。但，这一点就連張大奶奶自己也沒有明显地覺出來，張大車更是觀察不出來。

張大車一直到吃完了飯，仍犹疑的沒有勇氣提出讓他女人到段上幫助擦車的事，心里覺得發悶。老想說出來，也不知怎么的，話涌到唇邊又嚥了回去，弄得坐着站着都不得勁兒。他想：編个瞎話就說她这两天身上不方便啦，明天就是不讓她去，不也很入情入理嗎？可是又一想，這還是沒有从根本上解決問題，是行是不行也該弄个水落石出，可就是嘴笨，找不出适当的辭兒引頭，他一面翻來复去的想，一面隨手拾掇起碗筷來。張大奶奶赶忙攔住他：“这是我的勾当，你在外累了一天哪！”張大車也隨口說：“你的勾当我帮助干不行嗎？我的活你也兴幫把手呀！”說完了張大車又高兴又奇怪今天自己怎样也会掌握机会隨話答話了。

大奶奶一听話里有因，跟着問：“我帮你甚么呀？”張大車決定不放过这机会了，別足了勁，把积聚了多半天的話，一下全倒了出來。

張大車說完了，身上覺得很輕鬆，他想听听她怎么說吧？埋怨自己說話沒有把門的嗎？妇道人家不宜出头露面嗎？嫌髒嗎？怕人家笑話嗎？

誰知她的回答竟出乎他的意外，張大奶奶思索了半天笑

着說：“行嗎？你可別瞎掰！我怕我沒力气干重勾当呀！”

張大車一所有門，說句時興話是原則上沒有問題了，僅只是技術問題了。張大奶奶考慮的不是去不去，而是去干得了干不了。這時候，偏巧張大車的孩子溫完功課回來，才把這問題暫時擱在一邊。

第二天早上一開門，同院的街坊說：“你們昨天夜里怎么啦？怎么話匣子開起來沒完？”張大奶奶一聽也笑了。

這天的午飯他們提早吃了，吃完飯把屋子歸置好，張大車兩口子提着小包袱往機務段那里走了。街坊們都很奇怪：這兩口子輕易也不一塊出去的呀！

根深蒂固的家庭婦女也開始向前移動了！是甚麼力量撼動了這社會上的“止水的下層”呢？

過了兩天張大車又跑車了，操縱着那雄壯整潔的大鐵牛，分外覺得稱心順手。列車離開了九股，過了東站，跨過北站的地道，張大車就看見寧園門口三八婦女節的大標語：“參加生產，學會本領，管好國家，”不禁泛起會心的微笑來。

（1950年4月）

学 習 檢 修

鐵路局号召实行機車負責制沒多久，机務段就实行了包車制。可是，每个包車組的勁头并不是一样的。有的組乘务員已經真心实意願意擦他的車，对機車慢慢地滋長着一种难言的感情来。有的組还敷衍这件事，在表面上又不得不敷衍公事。有的組包上車也不过是形式，究其实还是大輪乘那派头，人是人，車是車。

在六月里，局报上又登載着每个包車組要学习機車檢查、修理、給油等技术的局令。要求每个乘务員学会作乙丙檢修。并且又傳說着以后乘务員要选拔青年的裝修工友来担任，不像过去运轉是运轉，檢修是檢修，在一个机務段里各立門戶，分家过日子似的。

張大車，小李他們这組，擦車正在兴头上，小李正說着今天早晨他跟他老婆搶破褲叉的笑話。那条破褲叉，小李老婆觉得还結实，可以粘鞋底，用来擦車可惜，說找別的。小李等不及，好像機車上有磁石吸着他似的，悄悄地拿着褲叉上机務段去了。老婆追到胡同口，对小李說沒有布給孩子做鞋底，讓他給买皮鞋穿好了，賭着气就回家了。他們正一面擦車一面聊这

件事，司機長老楊看完了局報，跑來告訴包車組要學習機車檢查、修理、給油等技術的消息。

張大車一聽就愣了，心想運轉和工廠，自有機務段那天起，就是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井水犯不着河水！一入運轉就是由擦車、看火、給油，一直熬到司爐、司機、指導司機……入了工廠就是由小工、幫工，一直熬到工匠、工長……平時工廠方面瞧不起乘務員，覺得我們給你們把車拾掇好了，開開汽門，放放手把，撿撿閘，還不是有手就能干的事嗎？張大車他們呢，正好相反：覺得乘務員跑車是機務段天字第一號大事，裝修工修理修理活計是配合運轉，司機員到時候寫筆活賬，檢點員開了活票，工廠就得給修。至于怎樣修，張大車是不聞不問，偶而自己到工廠去一趟，不由的就神氣起來。以前裝修工跟個車甚么的，上了車總是大車長、大車短的恭維着。如今自己擦車已經够瞧的了，怎么還讓跑到工廠里去跟那些裝修工學習去？張大車認為這是多余的。英國時代的老北寧，日本時代的華北交通，就連國民黨接收以後，都沒有這一套，解放了這是怎么的，愈來愈出花活？

張大車一聽發了愣，小李一聽却心花怒放。小李覺得包了車，車是自己的了，可是小李總覺得對自己的機車並不門里清。自个除了會燒火、會澆油，多少也還會動動車以外，要講那壞了怎么檢查，是不是出了毛病，過了限度，怎樣修理，都不清楚。風泵里头是怎么回事？根本就沒動手拆開看過，鍋爐里头到底是怎么個樣子，更弄不清。平常他到工廠里總想看看裝修工們怎樣把這些物件拆開，怎樣工作，可是看人家的臉色